



贵苑日记

张勇 著

一条红色交通线

中共/中统/军统特工博弈周旋

「烟缸」/「沙漏」与「冰蚕」

伪装身份/阴谋东妻/潜伏破冰

家国/兄弟/爱情/亲情

为了信仰/谁该去牺牲/谁又该被出卖

「烟缸」已碎/黄婉重生

明家三兄弟 联袂推荐

胡歌 靳东 王凯

《伪装者》兄弟篇

张勇谍战三部曲收官之作

电视剧《猎谍者》原著小说

人民日报出版社

贵苑日记

张勇 著

一个面目全非、简单神秘，懂生活、爱游历却为信仰而死得其所的『烟缸』。

一个玩世不恭、劣迹累累、狡黠傲娇却又正义善良的优雅痞子。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贵婉日记 / 张勇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115-3871-0

I. ①贵… II. ①张… III. ①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5417号

书 名: 贵婉日记

作 者: 张 勇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陈 丹

特约编辑: 默媛静

装帧设计: 陈微微 刘龄蔓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9518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320千字

印 张: 21

印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3871-0

定 价: 45.00元

贵晚日记

张乃著

胡歌



非常感谢张勇老师创作了《伪装者》如此优秀的作品。身为演员，能够参演其中明台一角我感到十分幸运。作为一部谍战剧，《伪装者》完全突破了传统的写作模式，让观众身临险境的同时又时时感受到家庭的温馨，亲情的温暖，牺牲和奉献在这类作品中是永恒的主题。张勇老师的高明之处在于类型明确但不生硬，巧妙地在情节推动过程中揭示了人性的残酷，更完美呈现了信仰的力量，我很幸运遇到明台这个角色，他在我心里是演员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听说张勇老师的新作《贵婉日记》又将搬上银幕，我非常期待。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国大陆一片焦土，每天都有残酷的厮杀，同时也上演着可歌可泣的故事。记得《伪装者》中明楼说过“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活在阳光下”。相信张勇老师在新作中能够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在黑暗中默默奉献和牺牲的战士，看到无名英雄为后人所做的一切。

靳东



尤记得《伪装者》剧本版小说出版时，斗胆为其作序写下《死之阴影，生死博弈》。当时想的一个主题是，如何使自己心中对这部作品的喜爱之感和对“明楼”的真挚之情能够跃然纸上。在作者张勇老师细腻、刚硬的笔墨下不仅写尽了历史的沧桑，也把明楼的一生或明朗、或隐喻，描写得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伪装者》传达着一种爱家爱国的精神，更留下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明楼”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戏剧人物，而是一群作为后辈的我们都应该铭记和仰慕的英雄缩影，在影视生涯中能遇到“明楼”甚为荣幸与感动。

和每一个喜欢张老师作品的读者和观众一样，《贵婉日记》也让我尤为期待。它不仅是继《伪装者》之后另一幅家国篇章；也是另一段中国迈向新起点的漫长征程。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得失之下的真情大义，是一幅承载了小情与大爱，欢笑与泪水的和美画卷。

“贵婉不死，精神永恒”是信仰，是行动，是憧憬，是未来。期待《贵婉日记》继续燃烧起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一簇星火，逐渐燎原，铭记历史。

王凯



好剧本对于演员来讲是最大的财富，我一直非常荣幸我能参演张勇老师的这部作品，我喜欢“明诚”的风骨与气度，尽全力让大家记住这个人物。《伪装者》是一部值得流传的经典作品，它严肃中不乏温情，更重要的是国家情怀贯穿始终，缜密的逻辑以及恰到好处的细节描绘，同时张勇老师通过自己细腻的情感润物细无声地感化了读者和观众，在谍战题材中，它树立了一个新的高度。

张勇老师是个励志又十分低调的人，她的文字细腻、清丽又不乏凝练，可字里行间却是风起云涌，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她总是通过一个个场景让大家看到有那么一群鲜活的人，他们曾经奋斗过、忠诚而认真地活过。我会和张老师的剧迷们一起期待《贵婉日记》，相信她肯定会给我们带来又一部大爱之作。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我叫资历平	003
第二章 少女的祈祷	016
第三章 杀四门	024
第四章 尸体	033
第五章 查无此人	042
第六章 贵婉日记	053
第七章 张冠李戴	059
第八章 不速之客	070
第九章 声东击西	086
第十章 凶手	103

第十一章	才子佳人信有之	115
第十二章	红色交通线	128
第十三章	布鞋的秘密	147
第十四章	危在旦夕	162
第十五章	迷魂阵	181
第十六章	殊途同归	207
第十七章	穷追猛打	232
第十八章	狩猎季节	252
第十九章	绝对控制	278
第二十章	毕其功于一役	296
第二十一章	换谍者	311

目录



贵婉

日记

楔子

“我给自己挖了一个坑，不止一个。”

——一九三三年的最后一日。

两年前的最后一日里，我写了这本日记。日记的风格很简约，没有隽永细腻的文字，也没有复杂的情感交流，没有一丝的矫情和粉饰生活，甚至没有任何与己有关的心情记录。

有的只是符号，我生前的符号。

一只透明的玻璃烟缸。画在日记的扉页上。

虽然我不吸烟。

日记里的文字却像落在烟缸里的烟灰，灰飞烟灭，我的气息却无处不在。人都说，人生的尽头就是死亡的故乡。对于我而言，人生就是对信仰的追求，我坚信，我用生命开辟的新世界会与明天的太阳一起冉冉升起。

春日，草长莺飞，万物复苏。



春天的枫叶一大片，一大片，绿得郁郁葱葱。偶尔夹杂几片骄阳似火的红枫，带了几分妖娆，红得明艳欲流。仿佛初次遇见“彼此”，有一种偶遇的惊艳。

我不喜欢把枫叶看作“离人泪”，我总想着枫叶林是悲壮的“英雄血”。无论她是一片绿，还是一片红，她都竭尽所能地释放出生命的光彩。

虽然我不想当“英雄”。

但是，我还是来了。为了理想奋袂而起，永不回头！

我站在一座新坟前，深呼吸。我没有带祭品，没有买鲜花，没有悲愤的捶胸顿足，甚至没有伤心的哭泣。

我的心在痛。剧痛感几乎撕裂了我的神经。

因为，这坟地里的人，便是“我”。

我已经在三个月前的一个黑夜里悄无声息地死去了，死得面目全非……

我叫 资历平

第一章



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兄弟”见面。

他们并不相识，二十多年来，没有见过面，彼此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

1936年（民国25年），上海。

天气阴冷，春寒峭料。仿佛是一个很清冷、很闲适的下午茶时间。

贵翼坐在思南路的一家中式茶餐厅里，看着街对面一排银杏树，披了一层细碎的新嫩黄叶子，有点挣扎“春意”的朦胧，平添了一丝寒气，倍感凄凉。

贵翼到上海三天了。

贵婉已经埋葬了三个多月了，这三个多月来，全家都沉浸在悲哀的阴霾里。赴上海就职，原本打算透一口气，释放一下孤冷的情怀。谁知刚到上海，就接到父亲的电话，叫他务必去找一下二十一年前，被父亲遗弃的女人和她带走的孩子。

父亲年纪大了。贵翼想。

二十一年前，父亲喜欢上一名色艺俱佳的坤伶，为传统道德所摒弃，据闻祖父设局，摆了那坤伶一道，让父亲与从前的不良嗜好彻底决裂。

父亲曾经铁了心不要那坤伶肚子里爬出来的孩子，他甚至剥夺了那孩子的姓氏，对于过去种种经历，他深以为耻。

直到贵婉去世。

父亲认为是那孩子的缘故。

因为，小妹贵婉用的这个名字，当年是给那孩子取的。父亲原意要那孩子温婉和顺，对于出身不好的世家子弟来讲，只有性格婉约，才有立足之地。

所以，贵婉离奇死亡的事件。对于父亲来说，打击甚大。于今，父亲要自己过来看看那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对于贵翼来说，多少有些踌躇。

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兄弟”见面。

他们并不相识，二十多年来，没有见过面，彼此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

贵翼想着，这孩子进门来应该怎样一副姿态？

趾高气扬？亦或是悲悲切切？是诚心诚意打算“认亲”？还是“蜻蜓点水”般走走场？贵翼觉得自己最好以第三者的面目出现，他打定了这个主意，所以显得气定神闲。

如意婢坐在贵翼对面，她是被贵翼的手下“请”来的。

她一进来，就沉不住气地嚷嚷：“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啊？啊？我们东家是正经人家，你说让三少爷过来，他就得过来啊。不讲道理啊——我还要买菜呢。”

林副官一直好声好气地哄着她：“如意婶，我们只是请三少爷过来坐坐，你看，我们像坏人吗？”

“电话已经给了你们啊。”如意婶说。

“那不是他不在吗。”林副官解释，“你说他在繁星报馆当记者，我打电话过去，说他下午不上班；你又说他在风行钢琴社调钢琴，我专程派人去接，说他干完活就走了；你又说他下午有课，你家三少爷到底打几份工啊？”

“那……那这一大家子要养活，总得有人挣钱吧。”

这是一个劳碌命的孩子，贵翼想。

“那，你们那一大家子其他人就不能出去找事做啊，你家大少、二少干什么去了？你家三少爷底子好，能干，他要不能干，你们一大家子喝西北风去啊？”林副官有点冲。

“我家大少爷在提篮桥呢，你有本事，你把他给弄出来啊。”

“提篮桥？”林副官愣住。

提篮桥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监狱。

贵翼的脸色有些难看。林副官声气不自觉弱了点：“你家二少呢？”

“在医院里躺着呢。”如意婶说，“我家三少爷能干，那也是我们资家花钱教育出来的，与别人有什么相干？”

林副官哑了。

如意婶说了这句话，多少帮资家找回些面子，她心里恢复了平衡。

“你们不用急，再等等吧，他得从黑山路走过来。”如意婶说。

“没车吗？”贵翼终于开口了。

“坐车要五角钱呢。”如意婶说。她一说出来，又感觉不该说，好像自己家的主人穷到要省车钱的田地。如意婶脸红了，不为自己，为家主。

贵翼没说话了。

如意婶紧张地看看整个茶餐厅里的人，吭吭哧哧地动了动嘴唇。贵翼抬眼望她，很客气的表情，鼓励她说。

“我家三少爷胆子小，从小就有精神紧张的毛病，你们，你们千万不要吓着他。”如意婶几乎是看着贵翼的眼睛把整句话说出来的。

“太婶，您在他家帮佣有多少年了？”贵翼问。

“我是跟太太一起陪嫁过来的。”如意婶说，颇有些主人家“元老”气象。

“三少爷是什么时候到你家的呢？”

“三少爷是跟……”如意婶踌躇了一下，“三少爷是跟姨奶奶一起进门的。”她言语间眉头皱起来，好似替三少爷惋惜。贵翼想，这就是民间常说的“拖油瓶”，人见人轻。

“来的时候，他多大？”

“一岁左右吧。”如意婶想了想，算了算，又说：“会说话了。两岁？”她不确定了。

“太太跟姨太太关系好吗？”

“不好。”这句话斩钉截铁，好像是如意婶到这里说得最干脆的话。

贵翼不作声了。

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来了，来了。”不知道是谁站在门口说了一声。包间里所有人的目光都汇集到了门口，一个身材修长的男子抱着一个小女孩走了进来。

他是一个清瘦的、皮肤白皙、文静清秀的人，和包间里其他人不同，他身上有着明显的斯文气质。他手上抱着的小女孩，穿着花布小袄，梳着齐刘海，扑闪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十分乖巧地“猫”在他怀里。

他穿着一件米黄色的风衣，脖子上套着松软的银灰色毛线织的长围巾，态度温和，眼睛清澈，着装干净。

他以询问的目光扫了一下周围的人，林副官手勤眼快，立即上前指点着他。

“您的位置在那里。”林副官说。

“谢谢。”他看见了如意婶。

如意婶也看见了他，赶紧站起来：“三少爷，你可来了。”

只有贵翼有点被他怔住。贵翼窝在沙发上，足足几十秒的时间盯着他看。太像了。

贵翼心里直翻腾。

因为这个孩子的长相、神态，包括嘴角边淡淡的浅笑，无一不酷似刚刚过世的小妹。贵翼想，血缘真是一个很微妙的存在。

“我刚出门买菜，就被他们给弄来了。”如意婶抱怨的同时不忘悄悄叮嘱他一句，“他们有枪。”

“见了太太，别说太多。”他口气温和。

“知道，知道。你自己小心。”

“今天代课的钱。”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钱来给如意婶。如意婶数了数，说：“怎么只有七块钱啊，一半都不到。”

“学校说，到年底给补。”

“每次都说年底给补，到了年底就把补的钱当过年钱发了。”如意婶一边唠叨，一边从手里抽出一块钱塞给他。“也就是欺负你们读书人，老实。”她整了整衣襟，说，“我先走了。记得去医院给二少爷送饭。”

“知道。”他应声，目送如意婶离开。

“您好，我叫资历平。小资的资，经历的历，平安的平。”他大方地伸出修长的手。贵翼站起来，跟他握手。

“坐。”贵翼说。

“谢谢。”资历平把手中抱的女孩先放下，让她坐好，自己再坐。

“你妹妹？”贵翼问。

“不是。”资历平答。

“你结婚了？”贵翼有些意外。

“啊。”资历平的一声“啊”，属于模棱两可。

“你孩子？”贵翼问。

“我媳妇。”资历平答。

贵翼诧异地张开嘴：“谁？”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资历平站起来，朝包间门口站着的服务生喊了一句，“麻烦你，来一大碗鸡蛋面。”

“好的，先生。”服务生转身出去了。

“小妹妹，你几岁了？”贵翼问对面端坐的小女孩。

“六岁。”小妹妹声音稚嫩可爱。

贵翼说：“他是你什么人？”

“未婚夫。”

贵翼稳住心神，稳住了，再问她：“你知道什么是未婚夫吗？”

“未来的丈夫。”小妹妹声音脆亮。

“好吧。”贵翼从心底彻底投降。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资历平坐下来，“听说先生从天津来？”

“是的。”贵翼答。

“先生贵姓？”

“我姓贾。”贵翼说。

资历平嘴角挂起一抹难以捉摸的浅笑。初次见面，对方有着如此不体面的家庭，所以就托“贾”而来，这是何必？

“贾先生。”他声音里藏着的一丝紧张和干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标准社交礼仪，“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工部局联办中学的代课老师资历平。家里人都叫我小资，外面的人都叫我资老师。”

厉害，一语双关。

还挺好为人师。贵翼从这一段自我介绍里发现他静逸中藏着狂野，温婉的眉宇间竟也时不时充溢着霸悍之气。贵翼想着自己也算阅人无数，眼光毒，是自己独具的优势。那么，这一次，自己会看错人吗？

贵翼希望自己看错了。

“我年纪比你大，你要不介意的话，我叫你小资。”贵翼笑着打了一个漂亮的推手。看他反应。

资历平微笑，笑容很甜。

“好啊，您要不介意的话，我叫您老贾。”

贵翼的笑容凝住。“我很显老吗？”

站在一边的林副官有些替资历平着急，怕这个没头脑的酸腐秀才出言不逊，他突然插口道：“哎，我们点的鸡蛋面怎么还没来啊？服务生，鸡蛋面，上鸡